

（一世男） 傳略云。清吳縣諸生陳昌年。鳴鶴。鄉介士也。少孤力學。母亡。家亦貧。授徒糊口。滄浪亭設高等學校。君考入焉。以館穀故。世罕阻之。不果入。後益因妻叔某爲滬上書商。招之往。遂以校時補習外國文。居近二年歸。草橋中學校長某教員聘君。薦任書記事。於是君親身。身長鶴立。神骨清異。順治瘦瘠。已之。曰有肺病。君任事敏。兼習英語。恆析疑於教員董君錫麟。董君嘗語余。鳴鶴精研中西。年級英語教員中高等生去。程君欲爲會一進。事員且駕其車因事而去。君已矣。君一年級英語教員中高等生去。程君欲爲會一其陳卿之。光緒之末。科舉廢矣。猶存選

影 近 曼 意 王

拔考職等目。先期。有某紳子創爲文。以
提刀人。君亦與會。屢列前茅。及試。勸
不應。君喜習書。多所臨摹。行草頗近陳墨
以小心冊素。辭以不能。強之。則曰諸翁
心敬之。而竊憂其多病。今歲秋。病大發。
廬。視之。液涸非養病地。爲感頗久。之繼
補之藥。病遂殆。壬子冬十一月。大雨雪
君以明日死矣。年二十有八。妻某氏。子二

意在物色。又堅生。余嘗生。他年余。熟居。聞難治。奇而。嗟乎。作數日想。

金季鶴

十日。積陰初晴。凍鴉作聲。遲旦。披衣書此。聞君還言。寄栢龍池院。則樓外隔一舍。今聞此言。君尙能聞之也耶。按此以與同學。題爲「書陳昌年」。

裴東管少學自先。嘗爲余畫墨梅冊頁四一。日。余之畫景自此始。今已四十餘年矣。以立軸一幅。付裝池家。因題云。管先生翁。光緒丁亥。余年弱冠。以翁爲忘年交。爲光緒丁亥。余年弱冠。以翁爲忘年交。金蘭。每聞余詩。未嘗不歎賞。又未嘗不有阻也。翁著書甚富。又工墨梅。七後。余索之畫。一再投書激之。爲破例寫此。時北海道吳年知我。東方善難免移公。相秋滿至吳門裝之。張語甚難。晨夕紀事卒。而余亦四十加二矣。追憶舊事。忽忽瀟灑記之。己酉秋八月。快翁翁有飄鴻集

起。然燈一小溪之文會蠟印。喚。立軸。已酉秋。生晚快。明年同試。止之。不復作。詩有云。翁已前。猶已年。昨日。愛。梅梅草。起。然燈一小溪之文會蠟印。喚。立軸。已酉秋。生晚快。明年同試。止之。不復作。詩有云。翁已前。猶已年。昨日。愛。梅梅草。

乙丑夏仲
吳昌碩書

計閱價格

刊本
無定
每月
內一
張三
月十
元
半年
十八
元
全年
三十二
元

票大
洋八
角
計五
元
郵費
在內

陸票
五元
郵費
在內

附寄
郵費
在內

上海
東照
華路
二七
八一
號

電話
四三
二六
二

國內
本埠
及日
本各
埠全
部費
在內

國外
郵費
在內

萬國
影戲
院

發行及
社

那輩二等么鳳。這時也関在弄堂口。投情賣俏。

二生半歷史。很有些趣味。我倒大半知道。就我和他。也略有淵源。一回也幾乎做蟹中仙。幸虧牛吃蟹。沒有成事。要自負有幾年道行呢。……

談得高興。望望馬路上市聲漸稀。來往的妓女已多還去窩小房子。舒純伸出手表一看。過已十一點鐘。對姜笑道。時光不早。可以極盡而止。明天准到久華樓。請你開闢新紀元。叫個處女白局白相。還可以打打茶園。流覽北里景物。就到旅館裏開個房間。快樂他一宵。我來請金紅老二的歷史。你聽好嗎。姜美欣然領首。兩人酒喝得恰到處。起來披上馬褂。看看酒客。通已散盡。隨下樓會賬出門。喊了街車分道還去。明朝下午。舒純到與苑茶居。見姜美獨在亭子裏。捧着張當地小報。全神貫注。像要研究出怎嗎學理來。舒純走近他背後。瞧原在看花界一覽表。幾句如此專心。自管他隻隻藤椅坐下。姜美方始覺得。詫道。你怎來去毫無聲息的。舒純覺得好笑。說道。你自在飽覽羣芳。個個都被你聽暢了。遂又談起花事。姜美要請教些尋芳門徑。不要臨時露出外行來。舒純就約略說些大綱節目。對他道。這也不能一椿椿一件件細說。講詳到時。自宜心領神會。大概也沒甚關係。正不在這上考究的。其實大爺們化錢選罷子。洋錢鈔票。是本命星君。誰來講怎嗎過門規矩。受種種拘束。你祇要官化錢。就打他們幾下耳括子。他們還得堆着笑。撫撫你臂膀。怕你錯了筋。說你的手又軟又香。勝如佛手嗎。兩人說說笑笑。時候已經五點鐘光景。隨跨出茶居。一起跳上車子出城。直到久華樓。上下去。一個沿馬路房前屋後。侍者接手巾。泡上茶來。薄暮時候。阿霞僱輛車馬在夕陽影下。像許多梭子。織着一幅金羅。北里羣芳。妖妖嬈嬈的晚粧初成。在這陰陽交界的時光。一齊出現。這羣紅姑娘。姍姍風韻。駕一輛車司美。側身斜倚着。眼風過處。四周都普遍的濕承雨露。整個活潑的。還要穩度玉臂。來自拉轡。也有僱

小雜貨舖的櫃台前。陳列像山要貨。扭扭捏捏。和夥計們打嘴皮。陸離怪怪。一樣是他們宣傳的精神呢。舒純和養美。伏在欄干上。看得正自出神。忽聽得下面有人高喚養美。一看正是狄慶文。昂起頭和舒純招呼。舒純隨請他上來。進了寒館。他說局子裏橫豎沒事。來逛逛馬路。剛想回去。忽見前回一雙佳麗。有些三不四。裝束也很蹊蹺。……舒純插言道。我見的就在你前面走的那一雙。我好像三點水。有甚掛頭。慶文又說。我就釘下來。留神察看。他好做作。有意無意的回頭偷望我一眼。却又絲毫露馬脚。還故意口風裏露出住在鐵路飯店。聽來却是上海口音。這般行徑。我倒不放過他們的。我就在鐵路飯店轎性一夜。要消受消受這種機械式的情挑呢。舒純正色道。須要小心。你看他明明是三點水。偏要裝作人家人。一兜眼風。再露口風。若迎若拒的。分明要引你入彀。上海瘟生多。他們捉得慣。蘇州來。當然是打野雞。要撈些重油水的。我勸你頭路不摸滑。切不可莽撞啊。……這時堂倌又按上巾巾來。舒純便點幾色碟子。吩咐先來一斤花雕。一邊吃。一邊談天。慶文總關切着那雙麗。常提作研究的問題。舒純很快快道。你不肯擺脫。更要進行。我祇奉贈小心兩字。其養美素來胆大。也附和着說。確要小心爲上。其實這種不知名的野花。顏色愈美。愈恐它刺着生。就前天城中飯店的一幕。已使我耿耿心頭呢。慶文當時聽了二人的忠告。藥石良言。自然誠意受領。不想以後一不小心。仍鬧出一套把戲來。幾乎身入囹圄。這是後話不提。……舒純忽然張開手。沉重其辭道。今天我有正事麼。這些話暫時擱起。慶文詫異道。怎的有正事麼。舒純微笑告訴他說。今天養美點大蠟燭啊。慶文不懂。笑脫養美說。好好。你們倆又進了一層交情哩。養美道聲喏。……舒純忙道。是他要開。就叫個局白相。開開章。當當鏢的滋味啊。慶文

份一閱定亦友親貴紹介讀心稱意滿得覺刊本於對如君諸者閱

蘭士

夕且繼聲云礫之意夕蓋甚險也

酒。頗爲適口者。名飛鴨脚。其雙翎是也。頭上酒家下酒物。名飛鴨脚。其價值不貴。而以以下。叫。脚能跳。羽能飛。同置一盆故總名之曰飛鴨跳也。是猶鷄肋然。雖食之無肉。而棄之卻有味。宜其價不貴而有過於下酒也。吾鄉有此名稱。而江北寶應。亦亦有此稱。盧廬者。實應某鏞字氏。三歲失母。爲徐州盧氏之童養媳。盧氏居賣店。不數年即還徐州。自是不相聞問。越四十餘年。盧廬年近六旬。有二子兩女。幼年十餘。尚未字人也。近亦新締配。晚覿大勝幼年時。因不能忘青於

海上新訊
星。

新新公司屋頂花園。自林冠剛賞得權二君盛治後。悉心整頓。不遺餘力。內部煥然一新。營業進展。舉凡各項遊藝。均係角角奏演。有聲有色。觀衆笑逐顏開。而打彈一藝。別饒興趣。一般遊客。莫不一獻身手云。

歌平先生園公作詩記今

庚申中五九

續

蓋盧盧娘夫弟曰。惟有一兄。後生兄至四十歲。始娶得一妻婦爲妻。數年後。生一子。名德林。媳楊氏。比盧娘之三歲。惟家仍貧。德林年近二十。尚未定親也。盧娘起思親之念。宣謂兄已死。父母止此一孫。我幼女可許配之。家貧。可略置父贈。使之足以餬口。亦非難事。遂與嫂面議。嫂氏大喜拜謝。并命德林拜謝姑母。以爲是天降之福。夢想不到者也。時已近歲底。盧娘略帶銀錢。出而資助之。爲度歲之用。各店發來店票。索取銀錢。盧娘一命其子檢查其數。得一紙。寫欠飛叫跳錢二百文。盧娘忽變色。明日。辭嫂氏欲歸。嫂氏惶惶如苦問緣因。則曰。爾子欠竊賊之錢。豈堪作我女婿。後方知盧娘所家徐州某處。呼竊賊爲飛叫跳也。嫂氏隨命德林偕盧表弟。以錢至某酒家還飛叫跳欠項。

子輝故不贊心求碩陽志空
修成一頁無病出向君因明碩
印國熟喻心之曉著種落亦

★時賢自札之一★
天台山農

心漢閣詩話校謄

詩話(三三)晨霜夕露中。誤夕霧。一詩二畫。開
趣誤胸開趣。又報飛峰滿河洛。誤經河洛。經手平
聲。并失粘矣。

口 (眠雲誌)

竹壓梅花雀不來呼盡鋤出傷侶墓芝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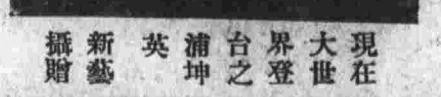
芳解移花意，好向小書先借師。老梅含抱
勢，樣平枝角橫撐數。欲乞花落溫泉香，
不散月明流到月初斜。

黃柏年

文	譯	獨	小	易
上海生活	凱馬爾	樓上客	樓上客	公司
全二冊每冊定價二角半	實售價一角一分半	全一冊定價二角	全一冊定價二角	郵購
六分	掛號	加寄費	加寄費	聯益
發售	公司	貿易	貿易	公司

之・養・鈕・

泛棹茗溪，識公於清和洞天。
一見如故，遂訂忘年之交。次
年春，公得古佛造像數事，倩名畫家譚劍
作佛區圖。廣徵題詠。世之稱公爲佛區
新藝
攝贈



聞・録・

已戊陳述。偶檢歷年壽五十五歲。嗟乎。回首前塵。已成陳迹。髮雖蒼食。而精神煥發。竊爲定徵大壽之象。不謂天厄奇才。遽起修文之召。從此黃公遽薨。追復。卒不知誰之何從矣。嘗欲爲之立傳。以人事匆匆。卒未果。茲於風雨殘宵。揆燈拉雜書之。詞之工拙。所不計也。

而空任鳥飛
 漢閣從魚躍

本刊徵求書畫之六十七
季伯先之書